

人口原理

〔英〕马尔萨斯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人 口 原 理

附：人口原理概观

〔英〕马尔萨斯 著

朱 泮 胡企林 朱和中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2年·北京

Thomas Robert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London, 1798
本书根据伦敦 1798 年版译出

RÉNKǒU YUǎNLǐ

人 口 原 理

附：人口原理概观

[英] 马尔萨斯 著

朱 泱 胡企林 朱和中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257-0/F·152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55 千
印数 2 800 册	印张 7 1/2

定价：3.40 元

评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

李 宗 正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从出版直到现在二百多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争议最多的一部著作。这本书第一版的书名《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推测》，明白地说明了它一出版就是论战性的著作，是为攻击当时风行一时的社会改革论和空想社会主义而写作的。此后，关于人口理论的论争一直不断。在中国，远者不说，在20世纪初，《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就发表过不少作品，介绍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到30年代，论述马尔萨斯人口思想和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就更多了。1949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著名的《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继承马克思的观点，否认马尔萨斯主义，此后我国学术界对马尔萨斯主义基本上采取批判的态度。1958年，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遭受错误的攻击与批判，于是在全国掀起了批判马尔萨斯主义的热潮。1978年后对马寅初先生的错误批判得到了平反。大概是物极必反，在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得到正确评价的同时，国内学术界不少人提出要重新评价马尔萨斯主义，有的全部肯定马尔萨斯主义，有的主张一分为二，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包含部分真理，甚至认为我国计划生育的某些做法是起源于马尔萨斯。当然也有一些人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仍然对马尔萨斯的

人口论持批判态度。

事实上,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译成中文时间较晚,出版的数量也很少。1933年世界书局才出版郭大力同志译的《人口论》,印数很少。1959年为了批判马尔萨斯主义,商务印书馆征得郭大力同志的同意,将旧译重印,印数也仅1500册。1961年又出版了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第二版。不论对马尔萨斯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抑或加以肯定,我认为首先要认真阅读原著,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然后才能准确地进行评论。现在朱决和胡企林二位同志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重新翻译出版,使更多的人能够读到马尔萨斯的原著,这对我国学术界和计划生育工作者将大有裨益。《人口原理》在马尔萨斯生前出过六版。第二版出版于1803年,第三版出版于1806年,第四版出版于1807年,第五版出版于1807年,最后一版出版于1826年。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的差异稍大,其它各版之间虽然多少有些不同,但就其基本思想来说,和第一版无根本不同。即就第二版来说,虽然同第一版相比,它由一本小册子变成篇幅大四倍的巨著,由匿名著作变成署明著者真实姓名和衔头的著作,书名也改为《人口原理对于人类幸福之过去及现在之诸影响的考察。附考察将来关于消除或缓和由人口所生的弊害的研究》。第一版分十九章,第二版则分为四篇,第一篇分十四章,第二篇分十一章,第三篇分十一章,第四篇分十四章,全书共五十章。二者真正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版认为只有增加人口的死亡率才能抑制人口增长,第二版则主张通过降低人口出生率来控制人口增长。马尔萨斯在第二版序言中也承认第二版的重大改动就是上述这一点。他说:“贯彻本书全部,和前一论著比较起来,我在原则上有一个大不相

同的想法,就是认为有另外一种对人口抑制的作用,它既不属于恶习,又不属于苦难;而且,在本书的后半部里我致力于使我在第一篇论文里所作出的某些最苛刻的结论变得缓和了。”但二者的主体思想并无二致。所以,商务印书馆重译出版第一版足以显示广泛传播于世的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真面目。事实上,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能够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是他的第一版写得通俗,简单明了。从重译出版的第一版,我们便可以看出这本书的最初的风貌和后来的变化。

社会科学领域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也离不开过去思想发展的状况。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就是当时西欧的经济、政治、思想发展的产物。

英国在西欧是资本主义生产先进的国家。14世纪和15世纪英国工场手工业已经产生。要使工场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形式,一方面要有大量失去生产资料而具有人身自由的工人,另一方面要有组织大企业所必需的数量相当大的货币资本。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对广大农民的土地实行暴力掠夺,开始了创造这两个条件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到18世纪末,圈地运动达到了高潮。据有的英国学者计算,1700—1760年圈入土地面积为312363英亩;1761—1801年为3180871英亩;1802—1944年为2549345英亩。我们撇开圈地运动引起的各种后果不谈,仅简单地说一下它对英国人口变化产生的影响。自从圈地运动盛行以来,丧失土地的农民不断增加,因而出现了人口过剩现象。他们有的沦为流浪汉,有的跑到城市去当雇佣工人,有的变成极为穷苦的人,有的移民到北美。总之,他们不得不在许多困苦

的途径中寻找一条出路。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在牺牲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8世纪末英国又开始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促进了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技术基础,使英国经济空前高涨,从而给人口增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估计,17世纪末,英国人口约有550万人,1751年约为725万人,1801年就增加到1094万人,1821年又增加到1439万人。^①工业革命使人口分布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许多新的大城市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城市人口越来越增加,农业人口的比重则不断下降,到1851年,英国农业人口约为170万人,只占英国总人口的20%左右。

英国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使英国国民经济空前地繁荣起来,国民财富锐增。但资本主义工农业经营方式以及机器和新的科学方法的应用,在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国民收入剧增的同时,使广大工农群众生活急剧恶化。首先,机器的使用和工厂的建立使广大的手工业者受到排挤,成为过剩人口。正如恩格斯所说:“新生的工业能够这样成长起来,只是因为它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了作坊,从而把中等阶级中的劳动分子变成工人无产者,把从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资产阶级,并把居民间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②

机器工业不仅使广大小生产者遭到破产,而且使雇佣工人也愈来愈多地被抛向街头。资本家使用机器的目的,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工人变成机

① 参阅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6页。

器的附庸,终日从事令人疲惫不堪的体力劳动,引起了工人生理上的畸形发展。机器简化了生产过程,过去必须由具有熟练技术的工人担任的工作,现在妇女和儿童就可以完成,所以资本家就广泛地雇用女工和童工。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极其菲薄,他们参加生产不仅进一步压低了成年工人的工资,而且使更多的男工被抛出工厂。机器的使用还成为延长劳动日和提高劳动强度的手段。18世纪后期15小时工作日被认为是正常的。

农民被剥夺土地,手工业者破产,工人大批失业,使英国社会矛盾逐渐尖锐化,反抗运动遍及英国各地。1795年、1816年和1830年先后发生粮食骚动,在机器工业出现的初期,工人反对机器的斗争也风起云涌。1769年英国政府曾颁布破坏机器者处死刑的法令。但1779年一些地区参加捣毁机器的工人仍多达8万。

正当整个英国处于沸腾状态的时际,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法国革命的信息传到英国后,英国劳动群众的斗争热情日益高涨。为了转移国内劳动群众的斗争视线,消除法国革命对英国统治阶级的威胁,1793年英国政府发动了对法国的战争。在对外战争的借口下,英国政府颁布禁止集会的法令,宣布民主组织为非法,逮捕群众运动领袖,对国内劳动群众实行血腥的镇压。但是,由于战争使财政和经济愈益困难,人民群众的生活进一步恶化,在整个战争年代里,英国仍接连不断地发生罢工、粮食骚动和水兵起义等。怎样压制群众反抗,如何看待和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成为英国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英国思想界也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在《人口原理》第一版开端,马尔萨斯就自认不讳,由于法国革

命,引起了英国思想界相反二派的敌意,现制度的拥护者和支持者对于期望社会通过改革达到更幸福的状态的一派总是加以非难。马尔萨斯以葛德文、孔多塞作为后一种观点的代表,并明确地说:“无论它的真实性给我留下多么深的印象,我都应怀疑其正确性。”他认为,社会改革者的论调是错误的。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的书名也表明这本书的目的在于评论他们的思想。葛德文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传教士家中,本人也当过传教士。他深受启蒙主义者和法国革命的影响,在同当时的反动政客葛德蒙·柏克就法国革命问题进行论战中,于1793年写成了著名的《论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以下按此书中译本的书名简称《政治正义论》)一书。(先后共出四版)在法国革命的霹雳闪电中,当时英国的知识分子热诚地倾听百科全书派学者的各种宣言,并渴望对于各种理论有一个系统的解释。葛德文的著作满足了他们的这一要求。正如柏克的《法国革命宣言》对于统治阶级、潘思的《论人权》对于一般民众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一样,葛德文的著作对知识分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还在大学读书的华兹华斯、科勒里季、骚锡等都认为自己的研究简直一无用处,争着去读葛德文的著作。当时的一些大学教授曾对学生说:“把化学的书烧掉,去读葛德文的必然论罢!”虽然葛德文的著作当时卖价很贵,劳动人民仍纷纷凑钱购买。葛德文的书被当时一些人看作“造出欧洲各国一个感情恐怖的书”。

葛德文写作《政治正义论》时满怀着对法国革命的热忱,辞藻丰富,文体流畅。他的书贯穿着理性论思想。在他看来,理性是支配动物生活的真正动力,它将把人类引上不断改良和日趋完善的

道路。政府庇护非正义制度,维持人类财产的不平等现象。因此,所有的政府(不管它的形式如何)都是恶的,但社会却是自然的,即由我们需要产生的。在他看来,如果废除了政府,社会可以通过理性法则来维持。葛德文又认为,建立了无政府的社会,还需要解决财产问题,以利于建立政治公平体系。现行的私有财产制度使人颂扬自私心,崇拜压迫者,追逐奢侈和罪恶;而现行的法律一旦废除,人类便会寻求实现各取所需的公平原则。葛德文也看到了反对平等的种种议论。他对后来为马尔萨斯所仿效的一些观点给予了答复。他根本不忧虑人口会超过生活资料的限度。他认为,理性的统治,使人口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成为细小的问题,不值得加以考虑。

葛德文在 1797 年,即在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出版的前一年曾出版《研究者:教育、习俗及文艺的评论》一书。他在该书题为《财富和贫穷》的一篇中指出,贫穷的真正弊病不在于身体上的欠缺,而在于缺乏财富。在另一篇《贪欲和奢侈》中,他驳斥了资本能给穷人提供职业、是穷人的恩主的说法,指出了机器工业的发展延长了穷人的工作时间,加强了对工人的奴役;说明了富人并没有付给穷人应得的报酬,因而加重了穷人的痛苦。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版的序言中说:“有一次,同一个朋友谈到葛德文先生《研究者》一书中论述贪欲和奢侈的那篇文章,这便是本书的缘起。”这里所说的朋友不是别人,就是他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生于英国伦敦附近萨里郡鲁克里地方一个土地贵族的家庭里。他的祖先有的担任皇家的医生,有的当过牧师,还有的担任军官,他们在当时统治阶级的圈子里是颇有一些名望的。他

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在牛津大学学习过，但在事业上一事无成，靠祖先遗留下来的资产过着绅士生活。丹尼尔和休谟、卢梭等人都有过来往，在启蒙主义的影响下，思想颇为激进。他同情法国革命，赞扬社会改革。马尔萨斯早年受教于他的父亲，稍长又从格雷夫斯、韦克菲尔德等人学习。19岁时(1784年)进入牛津大学耶稣学院学习，在学四年，于1788年得文科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中闲居了一段时间，又进入剑桥大学继续研究，1791年得文科硕士学位，二年后(1793年)成为耶稣学院的校友。1788年，他加入英国教会僧籍，在萨里郡的奥尔伯里当了牧师。

丹尼尔·马尔萨斯曾把风靡一时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葛德文的著作推荐给马尔萨斯，但马尔萨斯对法国革命和葛德文、孔多塞的著作都持反对的态度。孔多塞是法国改革论者，早年对数学有兴趣，后受杜尔哥的影响，转而从事经济学研究。1782年被推荐为法兰西学士院会员。法国革命时属于吉伦特党，曾被判死刑，后受一妇女庇护，匿居其家八个多月，在此期间，写成《关于人心进步的历史考察》一书。1794年书成后，在离开这一妇女家外出时被捕，旋在狱中自杀，他的著作是死后才出版的。该书于1795年被译成英文，流传英国。马尔萨斯和其父在对葛德文、孔多塞的著作的评价上发生了思想分歧。事实上，马尔萨斯先前并没有专门研究过什么人口问题，他是同他的父亲争论时才想出以人口过剩作为反对法国革命和社会改革的论据。这可以从马尔萨斯对他的朋友普莱姆所说的话得到证明。他说：“在与他的父亲辩论其他某些国家的情况时，他最初想出了他的理论。”^①

① 参阅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8页。

1805年，马尔萨斯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设立的东印度学院担任历史和经济学教授，直到1834年去世。在此期间，英国经济学领域十分活跃。英国产业资本和土地贵族所有权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在谷物法问题上公开爆发出来，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马尔萨斯在此期间写了一些经济学著作。其中主要有《谷物条例的后果以及谷物价格涨落对于农业和国家总财富的影响的考察》（1814年）；《地租的性质与发展》（1815年）、《对限制外国粮食进口政策的一个意见的论据，论谷物条例一书的补充》（1815年）；《有关东印度学院的演说，用事实驳斥近年来在所有法庭上对它的指责》（1817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价值的尺度》（1823年）；《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如马克思所指出，他的经济学著作都是站在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又为维护土地贵族而反对产业资产阶级。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版开端就说，他是由于法国革命引起政治争论而提出人口问题的。这就是说，这本书的主旨最初并不是在于研究人口原理，而是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从两个所谓永恒性法则出发，即“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这两条法则，自从我们对人类有所了解以来，似乎一直是有关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见本书第7页）马尔萨斯从神学的训示来解释人类社会，他说：“除非当初安排了宇宙秩序的神进行某种直接的干预，但眼下神为了创造物的利益，仍按照固定法则操纵着世间的一切。”（见本书第7页）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中曾提出，随着理性的进步，人类将会控制两性间的情欲。他从理性说明问题当然并不全然正确，但他预言人

的性欲可以自我控制却已为科学发展的客观现实所证实。相反，马尔萨斯却认为：“在消除两性间的情欲方面，迄今却尚未取得任何进展。两性间的情欲今天仍同两千年或四千年前一样强烈。现今同以往一样，也有个别的例外。但是，由于这种例外的数目似乎没有增加，因而，若仅仅从存在着例外就推论说例外最终将成为规则，规则最终将成为例外，则很显然，这种推论是很不讲究辩论的哲学方式的。”（见本书第7页）人的情欲的确不能消除，但有情欲并不等于人口必然增加，实行避孕完全可以控制人口增长。而马尔萨斯站在宗教立场，却反对实行避孕方法。按照他的看法，避孕是宗教所不允许的，也是违反自然和不道德的。

人得吃饭，没有生活资料就不能生存；人类还要延续后代，生儿育女，这是无可异议的。然而，问题不在于说明这种众所周知的事情，而在于说明人类怎样生产、交换和分配生活资料。人有情欲，这是人类生活的特点，但两性结合取决于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这两者又决定于特定的生活方式。有的同志引用了恩格斯的下述一段话：“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①似乎想借以说明，两种生产是支配人类社会的两个主要因素；马尔萨斯的所谓两个法则也言之有理。但恩格斯紧接着就指出，只有在人类社会初期，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后者在历史中才起着决定性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社会的产生，“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①由此可见,恩格斯并没有认为,人类自身的生产或两性间的情欲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一个独立因素。

马尔萨斯从上述的所谓人类本身固定的两个法则,引申出两者之间的增长不平衡。他认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见本书第7页)

先就人口的增殖力来说。在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发表之前,英国经济学家斯图亚特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就详细地论述了人口问题。他认为,一切动物——包括人类——增殖的基本原理首先是生殖,其次是食物,生殖赋予生存,食物则维持生存。动物数量的多少是存在着规律的,它要和土地提供的食物成比例。自然赋予生物的很强的生殖能力,使生物数量超过它与食物之间的比例关系。这样就会发生疾病等,夺去很多生命,减少人口数量。其结果,生存下来的人又会获得更多的食物,他们的生殖能力又会增强,使人口达到以前水平。斯图亚特认为,人的生殖力如同载有重量的弹簧,它的伸张总是与阻力的增减成反比。当食物暂时没有减少时,生殖数量会尽可能提高;如果以后食物减少,弹簧被压得过重,生殖力就会弹到零点以下,人口至少将按照超重的比例减少。另一方面,如果食物增加了,在零点的弹簧就会随着阻力的减小而伸张;人们开始吃得较好,人口随之增加,食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就会按照人口增加的比例重新变为不足。斯图亚特的这些观点实际上为马尔萨斯所利用,成为他的著作的主题。

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每25年就会翻一番,这一点富兰克林在18世纪中期就曾提出,他认为,美国人口增加很快,大约不到25年就增加一倍,马尔萨斯在谈到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时,也是举美国为例。黑尔兹也估计到人口有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趋势。

事实上,人口增殖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总是受各种不同方式限制的。在原始社会,人口增殖是受生产力发展低下的限制;在奴隶时代,人口增殖受生产力不发展的制约和阶级限制,奴隶不能自由结婚和自由生育子女;在中世纪,农奴的婚姻也受阶级地位和宗教思想的制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口增长则受失业和贫困的限制;在发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由于文教、医疗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口增殖已逐步摆脱无政府状态,开始受到人们的自觉控制,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不同,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节制生育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计划生育在性质上也有所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预见到人口增殖受到控制是可能的。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在批判马尔萨斯观点的时候,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即使要控制人口增长,社会主义也能教育群众,从道德上限制生殖本能。恩格斯在1881年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从人口增长必须同物质资料相适应的观点出发,指出:“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末正是那个社会,而且

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现在法国和下奥地利在自发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那种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①

马尔萨斯所说的两个“公理”，抽象地说是存在的，人口按几何比率增长，在特定情况下，在个别地方，也是可能发生的。但马尔萨斯所探讨的是当时英国和欧洲的人口问题。他不是在当时英国和欧洲的现实中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按照自己反对法国革命和社会改革论的心愿去寻找支撑点。因此，他不能正确地说明两性间的情欲和人口增殖问题，而只能按照神学家解答问题的方式，说这是上帝的意志决定的，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见本书开端，特别是第十八、十九两章）。这种观点比近代资产阶级人口学家从人性说明问题更为落后与反动。

再讲生活资料增加。马尔萨斯说：“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地到处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大自然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需的空间和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若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间，经过几千年的繁殖，会挤满几百万个地球。但贫困这一专横而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却可以把它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植物与动物都受制于这一伟大的限制性法则。”（见本书第8页）在第一版第二章中，马尔萨斯说：“现在让我们观察一下地球的任何一部分，比如这个岛国，看看它所提供的的生活资料能以什么比率增加。我们且先观察该岛国在现耕作状态下的情形。如果我假定，通过实施尽可能好的政策，通过开垦更多的土地，通过大规模鼓励农业，这个岛国的产量可以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45页。

第一个25年里增加一倍,那么我想,这便是所能作的最乐观的假设了。在第二个25年,决不能假设产量会增加到原来的四倍,我们对土地性质的全部了解,不允许我们作这样的假设。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大增加幅度,是第二个25年的增加额或许会与原产量相等。这无疑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但我们且把这看作是一条规则,也就是假定,通过作出巨大努力,本岛国每25年可以按最初的产量增加其总产量。即便是最富于激情的思辨家,也不能想象有比这更大的增加额了。以这样的幅度增长,要不了几百年,就会把这岛国的每一亩土地耕种得象菜园那样。”

马尔萨斯讲到食物生产时也离不开上帝对人类的赐予这一基本思想。同时,如马克思所指出,他还从前人的著作中窃取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为自己的人口论安装了一个经济学和自然史的基础。马尔萨斯关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论述散见于《人口原理》第二版以后各版以及经济学著作中。这里仅就第一版中马尔萨斯的论述加以分析。

马尔萨斯在第一版谈到食物生产时仅提“自然法则”的支配。他没有对这个法则给予详细的解释,也没有提出“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这一范畴。他只是说食物生产的增加与人口的增加相比是缓慢的,并以英国农业为例来指明,在最好的情况下,每25年也只能生产出与原生产额相等的生活资料,这就是说,土地生产力是有限的。但他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论证,也没有用统计资料来证明。他的整个说明都是用“假设”、“假定”、“假想”的字眼。这表明,他虽然提出农业生产受“自然法则”支配,但还不了解这个“自然法则”是什么,土地生产力有限度在他的头脑中还只是一种臆想。所以,连后